

ROGER ZELAZNY

The Great Book of Amber

琥珀志

8

二十世纪殿堂级
史诗奇幻巅峰巨著

SIGN OF CHAOS

混沌之兆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张子漠 译

出版公司

读客

安珀志

8

SIGN OF CHAOS

混沌之兆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张子漠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珀志. 8, 混沌之兆 / (美) 泽拉兹尼著; 张子漠译.
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6483-0

I. ①安… II. ①泽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0939号

Original Title: Sign of Chaos

Copyright © 1987 by Roger Zelaz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Zeno Agency Ltd and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5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050

混沌之兆

作者: [美]罗杰·泽拉兹尼

译者: 张子漠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读客周奥扬 读客江培芳

封面设计: 读客刘倩

封面插画: 读客周丁乾

版式设计: 读客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张新元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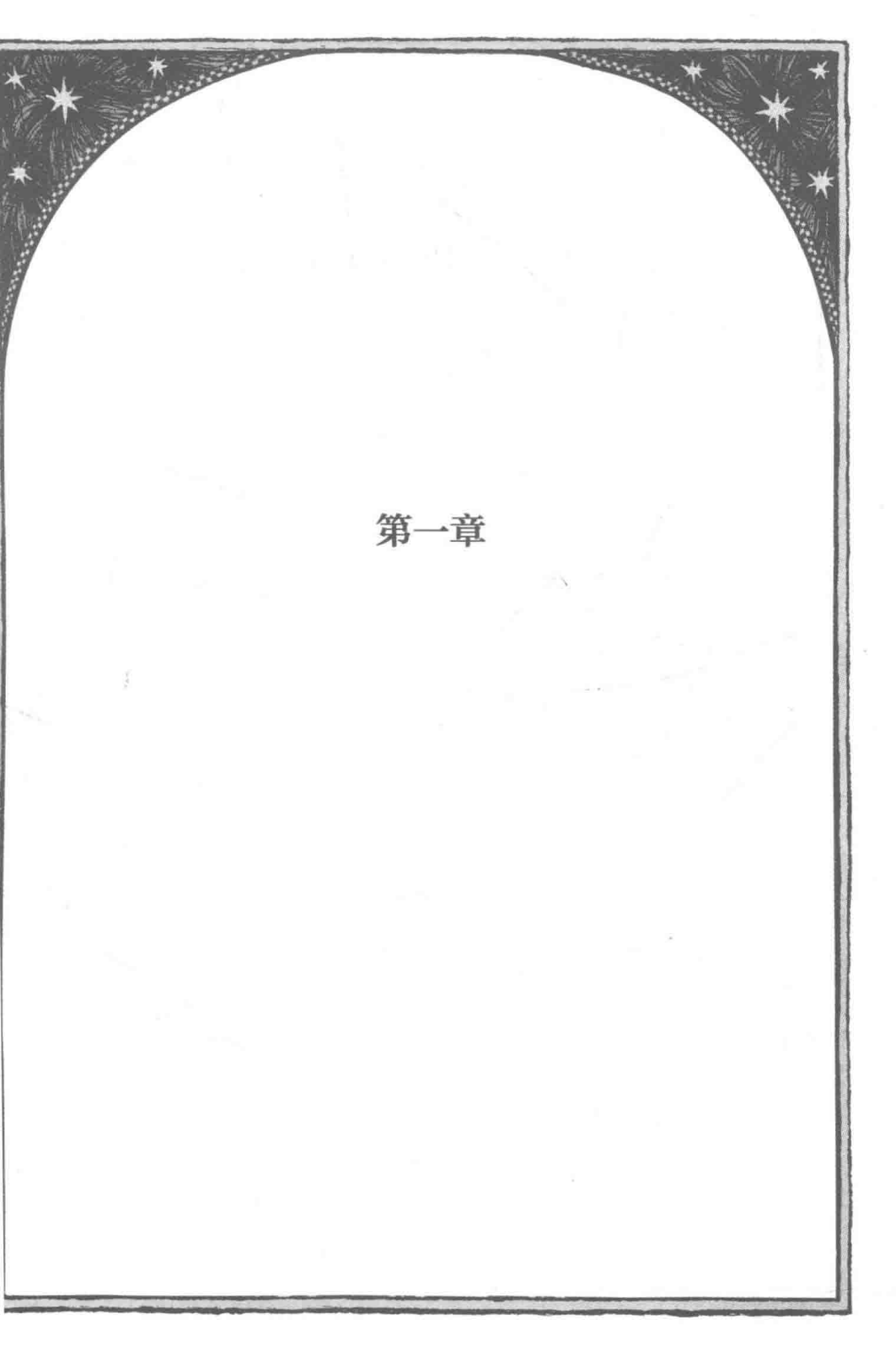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186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0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6483-0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

第一章

虽然说不出来究竟是因为什么，但我还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安。不过，与一只大白兔、一个颇像伯特兰·罗素的五短身材的伙计、一只傻笑的猫同饮，陪在身旁的是我那正唱着爱尔兰小曲的老朋友卢克·雷纳德，在他背后再加上一幅正渐渐鲜活起来的壁画，倒也没想象中那么怪异。好吧，正在那只硕大蘑菇上吞云吐雾的那条巨型毛毛虫，倒是让我颇有些意外，因为我知道，想要让一只水烟袋保持不灭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不过，这都不是原因。这本就是一场祥和欢乐的景象，而在卢克的身旁，偶尔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朋友，也不是什么奇事。那，我为何还会不安？

啤酒不错，甚至还有免费的午餐。火刑柱前，正给那名红发女子施刑的鬼怪在闪闪发光，亮得能灼伤眼睛。该走了，可这一切却是如此妙不可言。当卢克唱起《戈尔韦湾》时，一片波光粼粼的海

湾仿佛出现在眼前，那么令人流连，让我不由得想要一头扎进去，在其间沉醉。悲伤，自然也是难免的。

想必是同感觉有关……没错。可笑的想法。当卢克唱起哀伤的曲调时，我便会随之忧郁起来；当它欢快起来时，我又是那么亢奋。空气中弥漫着非同寻常的同情。无所谓啦，我暗想。明灭变幻的灯光，也极好……

我啜着杯中的酒，看着矮胖子在酒吧另外一头摇摇欲坠。有那么一小会儿，我努力在想自己是何时来到这个地方的，可惜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实际上，应该是这个地方找的我。不错的派对……

我看着，听着，感受着，品尝着，一切都是如此美妙。所有吸引我的东西都如此令人神魂颠倒。我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问卢克来着？好像是。可他正忙着唱歌，而且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
进入这个地方之前，我正做什么来着？费尽心力去想，似乎也不值当。一切都是如此有趣，我不能煞了风景。

不过，似乎又是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也许很重要。这会不会就是我不安的原因？会不会是我还有事情没做完，而现在应该回去了？

我转身去问那只猫，可它的身子再次隐了起来，依然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。突然想到，我好像也能做到。隐身，我的意思是，并前往某个地方。莫非那便是我来到这儿的方式和离开的法子？很有可能。我放下酒杯，揉了揉双眼和太阳穴。一切似乎都在脑海中

游来游去，抓不住。

突然间，我想到了一幅画，一幅我自己的画，印在一张巨大的纸牌上，一张主牌。对，那便是我来这儿的方式，通过纸牌……

一只手落在了我的肩上，我转过头去。是卢克，他来到吧台
前，要求续杯，正对着我露出一脸的傻笑。

“好棒的派对，嗯？”他说。

“对，很棒。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”我问他。

他耸了耸肩：“我忘了。管他呢。”

他转过身去，一阵裹挟着水晶的风，缠绕在我们两人之间。毛
毛虫呼出了一片紫色的云雾。一轮蓝色的月亮，正在冉冉升起。

这幅画面到底哪儿不对劲？我问自己。

我突然觉得，自己的洞察力想必是在争斗中受到了损伤，因为
我明明觉得眼前的事物有些不对劲，却说不上来为什么。我知道自
己此刻肯定是被人抓住了，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我被抓住了……

我被抓……

怎么被抓的？

嗯……是从我和自己握手的那一刻开始的。不，错了，这听起来也太玄乎了。我握住的那只手，是从一张悬在空中的纸牌上伸出来的，那牌上画的是我的样子，后来又消失了。对，就是这样……

通过某种方式。

我咬紧牙关。音乐声又起。一侧的吧台上响起了摩擦声，我转过头去，看到我的啤酒杯已被重新添满。或许，我这是喝多了。或许，这正是妨害我思维的东西。我转过身去，望向左侧，越过那壁画正渐渐变成真实风景的地方。这会不会让我自己也成为壁画中的一部分？我突然想到。

没关系。如果在这儿不能想……我开始跑了起来……跑向了左侧。这地方的某些东西，在我脑海中乱成了一团糨糊，而且身在其中，我似乎不可能看破得了。我得离开，方能想明白，想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我穿过酒吧，来到画面上岩石和树木正渐渐立体起来的交界处，上下挥动着双臂挤了进去。风声入耳，但丝毫没有风的感觉。

前方的东西，似乎并未向我靠近一寸。我正向前走去，可——
卢克又唱起歌来。

我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去。他的声音，听起来就在我身旁。果不其然，我离那酒吧不过几步之遥。卢克咧嘴一笑，继续唱着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了？”我问那毛毛虫。

“你被套在卢克的圈子里啦。”它回答道。

“什么？”我说。

它吐了一个蓝色的烟圈，幽幽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卢克被锁在

一个圈子里边，而你则迷失在了他的小曲儿中。如此而已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它回答道。

“唔，那我怎样才能脱身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我转向了那只猫，只见它那一脸傻笑，再次凝聚了起来。

“我想你应该也不知道……”我开了口。

“我看到他进来，然后又看到你进来，”那猫傻笑道，“而且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你们的到来也显得有点……不正常，让我不由得在想，你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同魔法相关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你这来来去去的兴许可以停停了。”我评论道。

“我的腿还长在自己身上，”它回答道，“这一点比卢克强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中了一种传染性魔法。”

“怎么传染？”我问。

可它再次消失了，而且这次连那傻笑也一起不见了。

传染性魔法？这似乎说明有麻烦的是卢克，我只是稀里糊涂被吸进来了而已。虽然无助于我想清楚这究竟是什么麻烦，该如何应

对，但似乎能解释得通。

我伸手拿起了我的啤酒杯。如果真的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，那我好歹也可以享受一下。我慢慢啜着啤酒，突然发现一双惨白的怪眼正冒着火与我对视。我这还是第一次留意到它们的存在，而且最为古怪的是，它们正盘踞在房间对面那幅壁画的一个阴暗角落，而且，它们正在移动，正缓缓朝我左侧飘来。

这可真是太神奇了，那双怪眼随即失去了踪迹，但通过那些摇曳的青草，我依然能够判断得出来，知道它正朝着我先前想去的那个地方而去。在我右侧远处，卢克身后，此刻出现了一名瘦削的绅士，穿一件黑色夹克，手捧调色盘，拿着刷子，正在慢慢地添补着那幅壁画。我又喝了一口酒，将注意力转回到那怪物身上，只见它已移动到了立体区域。紫铜色的口鼻，从一块岩石和一丛灌木之间突了出来；一双惨白的眼睛，在上面闪耀着火一般的光辉；蓝色的涎水，从口鼻处滴下来，正在地上冒着热气。不知是由于身材太过于短小还是身子蹲得太低的缘故，我看不清它究竟是盯着我们所有人，还是仅仅盯着我一人。我歪向一侧，就在那矮胖子眼看着就要瘫坐到地上时，一把抓住了他身上那不知是腰带还是领结的东西。

“不好意思，”我说，“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怪物吗？”

我说着，指了指。那东西恰在此时现出身来——多足、长尾、黑鳞，身体呈波浪状起伏，速度奇快。眨眼间，它已抬起尾巴，亮

出血红的爪子，朝着我们扑了过来。

矮胖子那双迷离的眼睛，同我的目光一撞，接着便飘了开去。

“我不在这儿，先生，”他开口说道，“为了弥补你对动物学的一无所知——我的天！那是……”

只见那怪物的身形一闪，已从远处闪电一般扑了过来。会不会等它到了某个地点之后，便会像在跑步机上一样原地打转？还是因为我生出了逃离的念头，才惹出这样的祸端？或者，只有我一人能够见到这幅景象？

它节节相连的身体在地面上左右滑动着，口中嘶嘶有声，犹如漏气了的高压锅；热气蒸腾的涎水，则在那虚幻的画面上拖了一路。速度非但没有降低，反而愈发快了。

我只觉得自己的左手不自觉地举了起来，一连串话语随即从唇间溜了出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那怪物已然过了刚才我无法切入的那片交界地带，撞翻了一张空桌，接着缩紧肢体，人立而起，眼看着就要蹿起身来。

“大毛怪！”有人惊呼了起来。

“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毛怪！”矮胖子纠正道。

我刚说完最后一个字，做完最后一个动作，洛格鲁斯的画面便在我眼前游移了起来。那黝黑的怪物探出了它最前面的几只爪子，又突然缩了回去，紧紧抱住腹部左上的位置，随即双眼翻白，伴随

着一声痛苦的闷哼，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，瘫软下来，倒在了地板上，跟着身子一翻，肚皮朝天，无数只爪子，一起指向了天空。

那猫的傻笑，在那怪物上方现了出来，一张嘴动了动。

“一个死翘翘了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毛怪。”它声明道。

那傻笑飘向了我这边，那猫的身体的其他部分，也像是马后炮一般露了出来。

“那是诛心咒，对不对？”它问道。

“我猜应该是，”我说，“有点像是条件反射。对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确实是在事前伏下了这样一个咒语。”

“我就说嘛，”它评论道，“我就说这个派对肯定和魔法有关系嘛。”

使用咒语时召唤出来的洛格鲁斯画面，似乎也在我意识那潮湿阴暗的阁楼中，打开了一盏小小的灯。魔法。无疑。

我——梅林，科温之子——正是一名魔法师，一名在魔法领域另辟蹊径的魔法师。卢卡斯·雷纳德——卡什法的里纳尔多王子——也是一名魔法师，只是风格比我的还要独特一些。而这只猫，这只老油条一般的猫所说的话，想必是对的，我们应该是中了某种咒语。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，因为不管是凭直觉还是之前练就的基本功，我都无法看清眼前的处境。如果这种咒语真能自动发作，想必我的判断能力也受到了幻象和本体的制约。这让我不由得

想到了色盲，二者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。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，我无法判断发生了什么。

我正思索着这些，国王的骑兵卫队来到了正晃荡着的前门外，骑手们走进门来，在那大毛怪的尸体上缚上了绳索，让马匹把那怪物拖了出去。趁着这工夫，矮胖子爬了下来，在屋内其他地方参观了一圈。不过，等他回去时，却发现自己再也爬不回原先的吧凳上去了。于是，他大呼小叫起来，叫国王的人帮他一把，不幸的是，他们正忙着在桌椅前拖拽那死去的大毛怪，没工夫理他。

卢克优哉游哉地走了过来，笑容可掬。

“原来那就是大毛怪呀，”他评价道，“我一直在想，它们会是什么样子。嘿，要是现在能有一条炸脖龙过来坐坐……”

“嘘！”那猫忙不迭地警告道，“它肯定就在那壁画上面，而且很有可能正在偷听。千万不敢惊动它！它没准会摇摇晃晃地追在你屁股后面哩。别忘了它那吃人的利齿、摧枯拉朽的尖爪！别自找麻……”

那猫说着，飞快地朝那面墙壁看了一眼，身形时隐时现，动作飞快。卢克对此视而不见，反而评价道：“我只是突然想起坦尼尔的那些插图了。”

那只猫远远地在酒吧另外一头现出身来，一口喝干了疯帽子的酒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听到咕咕声了，还有一双火一般的眼睛，飘向了

左侧。”

我瞥了那壁画一眼，于是，我也看到了那双燃烧的眼睛，听到了一阵怪异的声响。

“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啦。”卢克说道。

那猫移到吧台后面的一个架子前，将前爪朝着高处探了出去。只见那儿悬着一把奇异的冰刃，闪闪发光，正在暗影中不停幻化。它将那东西取下，沿着吧台滑了过来。那东西停在了卢克面前。

“我唯一能说的，就是奉劝你们趁早把斩首剑拿在手上。”

卢克笑了起来，而我却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件兵器，只见它薄如蝉翼，宛如用月光折叠锻造而成一般。

然后，我再次听到了那咕咕声。

“别傻站在那儿发呆啦！”说着，那猫一口喝干了矮胖子的酒，再次隐起了身形。

卢克依然咯咯笑着，递出了他的啤酒杯，想要再来一杯。我站在那儿，发着呆。用来干掉大毛怪的那条咒语，在我的意识中起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作用。事后，我的意识便清醒过来。我将这一切归功于先前那惊鸿一瞥般的洛格鲁斯画面，于是，我再次将它召唤出来。

混沌之兆在我面前升了起来，开始盘旋，我将其停在了那儿，抬眼看了上去。宛如清风拂过山岗，我心里一凛，游移的记忆碎片

开始连接起来，织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，缀满了领悟。当然……

那咕咕声愈发大了，我看到了一条炸脖龙的身影，正在远处的树林中滑行，一双眼睛像两只探照灯一般，周身布满锯齿一般的口子，正欲上前撕咬……

不过已无所谓了，因为我已意识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谁是幕后黑手，怎么做到的，以及为了什么。

我俯身向前，指关节碰了碰右脚鞋尖。

“卢克，”我说，“咱们有麻烦了。”

他从吧台前转过头来，垂下目光，看向了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
身体里流淌着琥珀血脉的人，向来都具有超常的力量，自然也能承受非常的打击。所以，在我们之中，这种事情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抵消。因此，若是全神贯注，一个人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来的……

我将拳头从地板上提了起来，裹挟着我浑身的力量，一拳击在卢克的下巴上，将他打得向后飞了出去，仰面朝天摔在一张桌子上，将那桌子砸碎后，继续朝着服务区后面滑了过去，最后软塌塌地摔落在那位颇具维多利亚风格的绅士脚下，吓得他赶忙扔掉了画画用的刷子，忙不迭地躲到了一旁。我端起啤酒杯，将里边的残酒悉数浇在右拳上，那拳头刚才犹如击在钢板上一一般。我做这些时，

光线突然暗了下来，四下里陷入了怪异的沉寂。

随后，我将酒杯砰的一声放回到吧台上。此刻，整个地方似乎都打了个寒噤，犹如遭遇了一次地震一般。两只酒瓶，从架子上摔了下去，一只灯盏，立刻摇晃起来，那咕咕声低了下去。我朝左侧瞥了一眼，炸脖龙那令人触目惊心的身影，不知为何竟朝着林子当中退了一些。还不止这些，绘画上的景色已朝着那片正常的区域蔓延了一大片，将世界的一角凝固成了一个呆板的平面。很显然，那左摇右晃的炸脖龙，此时正朝着那画面匆匆退去。双胞胎、渡渡鸟和青蛙，已经开始收拾起各自的乐器。

我朝卢克所躺的地方走去。毛毛虫正拆着他的水烟袋，我发现它的蘑菇已经倾向了一侧，角度古怪。白兔已经在后面给自己挖了一个洞，我听到矮胖子骂骂咧咧地嘟囔着，在那张他刚刚费尽心力才爬上去的吧凳上面，摇晃了起来。

对着那手执调色板的绅士，我举手为礼。

“不好意思，惊扰您了，”我说，“不过我相信，这样会更好。”

我抓起卢克那软塌塌的身子，甩上我的后背。一张纸牌在我四周飞舞起来，速度奇快，我径直从它们之中向后退去。

“老天！它居然把炸脖龙都吓成了这样！”那人望向我身后，赞叹道。